

宮商譜入非遊戲：清初李玉「以劇載史」 意蘊下的《萬里圓》

王若嫻*

摘 要

清康熙 18 年萬斯同與修《明史》，深憾南明史遭沒，轉而諄勉溫睿臨纂成《南疆逸史》；至 38 年孔尚任撰《桃花扇》，亦揭示「南明興亡」。然親歷明清鼎革的蘇州劇作家李玉，已於順治 18 年前，藉孝子尋親時事敷陳南明史事，撰傳奇《萬里圓》，載述南明史之識見，時代更早，更深富「以劇載史」意蘊：孝子一家，流轉於戰火下的萬里山水，冀尋親得歸而家圓；遺民李玉，流離於鼎革下的萬里穹蒼，企求適任之君而國圓，實鎔鑄小我父子的一家離合於大我君臣的一國興亡，以小見大的載錄南明史事。劇中標舉「但願天心轉，赫然一怒早籌邊」，寓意遙深，頗類史論，其人之史學史識，其劇之曲史曲心，別具襟抱，於文學史上當另有超拔地位與意義。

關鍵詞：李玉、《萬里圓》、南明史、弘光朝、明末清初

* 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Writing a Legend was not for Entertaining: Li Yu,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omposed *Wan Li Yuan* through Recording History with Operas

Wang, Jo-Hsie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R.O.C. Air Force Academy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historians Wan Si Tong and Wen Rui Lin believed tha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Nan Ming* were incomplete. *Tao Hua Shan*, written by dramatist Kong Shang Ren, also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Nan Ming. Li Yu, a dramatist who experienced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described the history of Nan Ming based on the story of a filial son searching for his parents and composed *Wan Li Yuan*, which means “recording history with operas.” The family of the filial son hop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during the war. Li Yu hoped that the monarch could pull himself together and restore Nan Ming. Li Yu combined the story of the filial son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Nan Ming to record the country’s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sentence: “I hope that the monarch could change his mind” has a deep meaning similar to historical comments. Therefore, Li Yu and his *Wan Li Yuan* have a very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words: Li Yu, *Wan Li Yuan*, Nan Ming history, Hong Guang Emperor,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宮商譜入非遊戲：清初李玉「以劇載史」 意蘊下的《萬里圓》*

王若嫻

一、前言：南明史載述之先聲

清初氣節崇高的布衣史家萬斯同（字季野，1638-1702）為東林、復社後裔¹，博通經史，究心明朝實錄，念「既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²，於清聖祖康熙18年（1679）與修《明史》。其師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1610-1695）先勉諸「白衣從事亦所以報故國」，後期許「一代賢奸托布衣」³，萬氏遂具體踐履「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⁴，刪削審定，成一代信史。

萬氏標舉事信、直書與裁別之史德史識，不意清修《明史》於南明史事「所賅」零落⁵，轉而諄勉門生溫睿臨（字鄰翼，？-？）采輯遺佚成《南疆逸史》：以〈紀略〉代紀，載南明諸王，列傳析為〈守土〉、〈隱遯〉、〈逸士〉等類傳，頗異往代。睽勉成書於清初誅戮、抗顏等忌諱之際，「報故國」的信史襟懷，載史心志，益顯見識超凡，膽識超拔。

* 投稿期間，蒙兩位匿名審查教授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¹ 清·劉坊：〈萬季野先生行狀〉，清·萬斯同：《石園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2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64-65。

² 清·萬斯同：〈寄范筆山書〉，《石園文集》，卷7，頁135。

³ 清·黃宗羲：〈萬石園先生〉，《南雷學案》（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7，「及門」，頁462。清·黃宗羲：〈送萬季野北上〉，《南雷詩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5，頁416。

⁴ 清·全祖望撰：〈萬貞文先生傳〉，《鮚埼亭集內編》，收入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28，頁518。

⁵ 清·溫睿臨：〈凡例〉，《南疆逸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79。

約此同時，以聖裔自期、曾作詩推崇萬斯同的曲家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1648-1718），康熙 38 年（1699）三易定稿成實錄傳奇《桃花扇》⁶，藉復社公子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1618-1654）與李香君離合之情，敷寫南明興亡，痛慨朝政。是劇銳意「曲史」⁷，警語迭出：〈本末〉指明確考弘光朝政；〈小引〉揭拈指點命意，追究三百年基業之墮、敗、消、歇；自道旨趣本自《詩經》，取義《春秋》，秉《左傳》、《國語》、《史記》的載史格局、眼界，提煉國、家、君、父「在哪裡」的天問。劇作完稿時，上距南明雖逾四十餘載，孔氏仍牽連去職⁸，或與「抗顏逆行」的《南疆逸史》，同有賈禍之憂。

稍早於上述諸書，堪稱識見相同、襟抱一致者，乃江蘇吳縣（今屬江蘇）人李玉（1591？-1671？），據順治 8 年（1651）蘇州人黃向堅（1611-1678）尋親故事融入南明信史，約於清世祖順治 18 年（1661）前⁹，撰傳奇《萬里圓》。

李玉約生於明神宗萬曆末，卒於清康熙 10 年（1671）後，本有志科舉，明亡後絕意仕進。一生創作戲劇，素擅歷史劇、時事劇，享「事俱按實」美譽。¹⁰其與東林後嗣、復社成員頗往來，入清後所作時事劇《清忠譜》，歌頌東林士人周順昌（1584-1626）等抗闖史事，為代表作。

⁶ 溫書成於萬斯同卒年康熙 41 年以後，見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凡例》，頁 179。清·孔尚任：〈哭萬季野先生，步杜工部哭李常侍韻，前起後結俱用原句〉，《長留集》，收入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第 3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4），卷 3，頁 1537。

⁷ 王璦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頁 196-205。

⁸ 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第 1 冊，頁 19、15。清·孔尚任：《桃花扇》，《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第 1 冊，卷 4，第 40 齣〈入道〉，頁 298。徐振貴：〈前言〉，《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第 1 冊，頁 10-11。

⁹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6.6），頁 36。

¹⁰ 清·吳偉業：〈清忠譜序〉，收入清·李玉著，陳古虞、陳多、馬聖貴點校：《李玉戲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附錄」，頁 1791。本文據《李玉戲曲集》中《萬里圓》為底本，引用時，僅於內文標明頁次。有關李玉，參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頁 7-11；蘇寧：《李玉和〈清忠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4；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頁 14-15。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2004.3），頁 43-44。

時事劇《萬里圓》同樣「嚴格據實填詞」¹¹，昭揭「父高風、兒純孝，萬里尋親堪表」為撰述初衷（第 17 齣，頁 1639），主要人物確有其人，黃向堅父孔昭（1589-1678，以下稱黃父）於明莊烈帝崇禎 16 年（1643）自蘇州赴任雲南大姚縣令，翌年明清鼎革，道阻難返。向堅於清順治 8 年 12 月辭家尋親，10 年（1653）6 月奉迎歸返，11 年（1654）撰成《尋親紀程》、《滇還日記》，次年付刻。¹²此事歷時歲餘，含括明清易代，橫跨萬里烽煙，俱屬「事甚奇特」¹³，而李玉奮於清初文網羅織下作《萬里圓》，與《桃花扇》同樣牽涉南明「朝政得失」，與《南疆逸史》同樣「事關興滅」，且更早於二書，足可譽為「南明史載述之先聲」！

文學史素關注李玉劇作常思黍離，有「援史入劇」特點。¹⁴取材當代時人時事的《萬里圓》，旨趣不凡，現今學界仍有留意，認為是劇表達故國之思、遺民情感¹⁵，並反思覆亡，諷諭南明弘光政權¹⁶，亦含「國破家亡的哀思與流離失所的悲涼」¹⁷，甚或有樹立道德典範等教化任務。¹⁸溯流討源，對照此劇之前相同主題戲曲、小說、方志¹⁹，《萬里圓》別出立意：既拈借傳統尋親題材的苦境苦情、神話神蹟，更務刻

¹¹ 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頁 62。

¹²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附《滇還日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 23 編第 3 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頁 1903-1958。另參清·馮桂芬纂，清·李銘皖、譚鈞培修：〈人物九〉，《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 82，頁 182。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2（2007.6），頁 365、367-368。

¹³ 清·李漁：〈詞曲部·結構第一〉，《閒情偶寄》（臺北：長安出版社，1990），「脫窠臼」，頁 11。

¹⁴ 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頁 52。王璦玲：〈「用當世手筆，譜當前情事」——論明末清初時事劇中之現實意識與歷史書寫〉，收入王成勉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 283。

¹⁵ 李佳蓮：〈「剩水殘山」視域下的尋親實踐——論李玉《萬里圓》中的黍離之悲〉，《東海中文學報》31（2016.6），頁 79-80。沈惠如：〈試論明傳奇《千鍾祿》的離散書寫〉，《戲曲學報》7（2010.6），頁 162。

¹⁶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頁 17、19、20。

¹⁷ 王璦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頁 170。

¹⁸ 范紅娟：〈明清尋親戲曲情節模式初探〉，《求是學刊》38：3（2011.5），頁 108-109。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頁 62-63。王延輝：〈從李玉的戲曲創作看他的思想〉（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頁 13-14。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頁 369。

¹⁹ 徐福明：〈《萬里圓》傳奇的時代特色〉，《元明清戲曲探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 192。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頁 361-363。

「尚實」，融鑄「當代」意識，具有「及時性」與「現實性」、「紀實性」、「迫近性」等特性²⁰，載實情實境、戰事戰蹟；劇末點睛之筆拈提：「宮商譜入非遊戲，為忠孝傳人而已；莫作花柳彰聞綺語題」（第 27 齣，頁 1672），堪為「載史」意蘊鐵證；再視劇文盛譽明朝李贄（1527-1602）《續藏書》諸語，擬喻尤見明晰：

挑遺史，玩簡編，……〔白〕我想李卓吾先生，一代偉人，千秋法眼。那《正藏書》斧鉞古今，這《續藏書》揄揚昭代，俱堪不朽！〔唱〕憑著他卓識高才，早著却片言萬卷。（第 23 齣，頁 1657）

李玉既經板蕩，黍離之悲與遺民之痛淪浹，相對後來萬氏諸人，或更惶愧於「不知有明之事」，遂憑個人法眼、識才，載述遺佚成遺史、簡編，深加斧鉞、揄揚，符應《文心雕龍·史傳》「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精髓，同時切寓「表征盛衰，殷鑒興廢」要義²¹，暗渡個人內心「訴求與感慨」²²，「以劇載史」襟懷²³，較諸同時或稍後之史家曲家，特顯高卓。本文擬據此，深入探覈：在依歸傳人忠孝的史家旨趣裡，如何將劇筆當史筆、曲心作史心，分述表裡，記人之忠（孝）奸、記事之干戈，傳達作者想望；並抉發劇中潛寄「史論」意蘊，撥見作者載史的「第一等襟抱」²⁴，透識其人恢闊雄闊之胸境，其作深邃幽曲之興寄，於文學史上另有超拔之地位與價值。

²⁰ 王璦玲：〈「用當世手筆，譜當前情事」——論明末清初時事劇中之現實意識與歷史書寫〉，頁 274-276。

²¹ 南朝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史傳〉，《文心雕龍讀本》上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卷 4，頁 278-281。

²² 王璦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頁 173-174。

²³ 劇作與歷史之比較，向為研究李玉劇作之要項。本文聚焦是劇「以劇載史」意蘊，略涉比較，而更側重探究像李玉這樣以歷史劇、時事劇聞名之劇作家，於劇中，載何事何史？何以如此載述？是否刻意藉「千秋法眼」，以「斧鉞古今」、「揄揚昭代」（第 23 齣，頁 1657）。至於明末清初時事劇與當時社會關係，參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頁 16-23。

²⁴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頁 524。

二、記當今之人：苦情苦境兼融更多實情實境

傳統尋親故事，偏向於「瑣屑」劇情中傳達苦情，聚焦人物情節的真切、苦情等真情苦境，其情其境，愈苦愈真，則愈切痛人心，故勾聯苦之至極以構成「事之奇」。²⁵尋親主題的《萬里圓》亦不免於此，第 11、第 23 齣分別藉黃覺經、王原兩則舊有尋親故事，喻擬主角向堅的孝思與堅毅，據此類比、引發共鳴，隱伏離別苦情、萬里苦境。

就離別苦情來看。是劇敷陳「驅馳萬里孤踪」以尋親（第 1 齣，頁 1572），必與離情、苦情糾繚纏繞：父子闊別，相距遙迢；孝子尋親，別妻離子，歷經艱險，俱屬苦情。第 2 齣敘黃父遠官，眾人柔腸暗焦、別淚雨澆（頁 1574-1575）；第 8、第 9 齣向堅辭家，繫聯第 21 齣黃妻拆看向堅行前遺囑，或寫萬斛牢騷，或記晨昏淚垂，乃至淚啼記遺囑，應和下場詩「正是丈夫非無淚，果然不灑別離間」（第 8 齣，頁 1597-1599），引人泫然；第 9 齣向堅大笑別離，再三強調不須啼哭、掉淚、痛傷、牽腸及千行淚，末「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遠別與生離」作結（頁 1603），渲染尤甚！第 24 齣父子相見，無非「堪嗟歡笑又悲啼」、「喜極生悲悲又喜」（頁 1661-1662），悲喜交迭。故全劇敘離別、思鄉、思親、重逢，莫不繫諸啼、哭、淚、悲、痛、愁之苦情。

就萬里苦境來看。萬里尋親，兵戈阻道，佳美山水「盡成苦況」（第 11 齣，頁 1610），全劇「萬里」一詞達 33 次，形構出心境與實境的苦境。向堅志難移的尋親行動，於兵馬荒亂之際，確為「怎生去得」的難題（第 9 齣，頁 1602），無論是歸返後撰《尋親紀程》「不敢歌〈行路難〉」的自言²⁶，或劇文中「崎嶇跋涉歷艱危，受盡宿水餐風饑餒」的代言（第 16 齣，頁 1633），乃至劇中人、戲中戲的勸言，俱屬萬

²⁵ 明·祁彪佳：〈能品〉，《遠山堂曲品》，收入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彙編·明代編》第 3 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頁 551。明·呂天成：〈曲品〉，收入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彙編·明代編》第 3 集，頁 114。毛劫：〈尋親戲曲中的真情苦境與家國同構——以南戲《尋親記》與《黃孝子》為中心〉，《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4（2017.7），頁 40。

²⁶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36。

里苦境註腳。

尤具匠心者，第 12 齣〈跌雪〉、第 14 齣〈三溪〉整齣詳寫，遭搶受凍，身陷險溪，潛伏無所不在的苦境。另兩度藉前後相續的兩齣劇文深化：第 10、第 11 兩齣，藉返鄉川兵於雲南、客店旅人於途中，分別向黃父、向堅道述行路難、去不得²⁷；第 23、第 24 兩齣，先是黃父黃母於雲南慨惋道阻難行，插翅難到，後則父子團聚，向堅形容枯槁勞瘁、衣裳破損毀敝，無聲詮解苦境。

綜而觀之，是劇「非遊戲」的寫作目的，意在「忠孝傳人」，李玉盱衡鼎革後十年間時局，參讀當今時人向堅《尋親紀程》所載時事、以及該書所附多位知名文士傳誦之詩文，深識鼎革「動盪的社會政治」²⁸，最屬艱險關鍵，並一眼覷定此事包藏小我一家的孝，隱寓大我一國的義與忠，是以藉一家離合，反映一國興亡，以史家史筆載記實情實境，尤顯摭意非常、超脫窠臼，亦符應向堅《尋親紀程》「一字不苟，具有史筆」特色，進而應和歸莊〈附傳〉篇首「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篇末類似「太史公曰」的「歸子曰」諸語²⁹，顯知尋親主角、時人，俱持「史眼」觀待此事。李玉秉史心撰劇，仿史家「記人」：為當今之忠臣、孝子、奸佞作傳，並為正史不及備載的朝臣、士大夫、隱逸者作傳，以少總多的呈現南明興亡。

第 1 齣【漢宮春】隱括旨意，有作「傳」意圖：

含美黃公，向滇南作宰，兩地兵戎。解繳知機遠隱，高節清風。賢郎端木，為尋親、徒步匆匆。棄家室、登山涉水，驅馳萬里孤踪。苦受千磨百難，濱危蹈險，幸得相逢。白首雙雙南返，歷盡途窮。洞庭幾覆，孝通天、玉旨回風。歸故里、團圓會合，一門遠邇欽崇。(頁 1572)

繫聯劇末【尾】：「宮商譜入非遊戲，為忠孝傳人」(第 27 齣，頁 1672)，為人作傳、傳於後人，潛蘊「事信」精神。

²⁷ 《尋親紀程》歷述艱險，或獨行冰雪，或涉溪踰嶺，或兵戈擾道，見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11-1936。李玉細加甄擇，以敷陳萬里苦境，凸顯向堅之孝。

²⁸ 郭英德：〈多重空間的形構、并置與演繹——李玉《萬里圓》傳奇的「空間」解讀〉，《文學評論》4 (2013.7)，頁 150。

²⁹ 未著撰人：〈黃孝子尋親紀程提要〉，《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04。清·歸莊：〈附傳〉，《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37、1942-1943。

據向堅所記，黃父自明崇禎 16 年赴任，期間甲申遽變，渡滇海避烽火，於永明王時復攝篆三姚，任監軍參與抗清，因滇事大壞，挂冠潛避，以死固辭大西軍強出，後寓居鹽井，直至清順治 9 年（1652）父子團圓，翌年歸返。³⁰

劇文寫黃父，一顯一隱溯及先祖黃鉞（？-1402）：第 2 齣黃父登場，自道始祖黃鉞亡於靖難兵亂，定義「世稱忠臣」之家族歷史（頁 1573），是為顯；第 23 齣再度歌頌靖難「孝義名臣」，讚以「忠臣靖難冰霜現」（頁 1657），是為隱。黃鉞乃明惠帝建文年間殉國，性忠鯁，有料謀、洞觀、識人等機敏，《明史》本傳讚以兩個義、兩個節、一個忠³¹，《萬里圓》譽以忠、孝、義，崇敬備至。至於黃父，則於第 2、第 7 齣強調「矢志厲冰霜」，有報君恩之忠、守清白之節、知機之智，多次比襯黃鉞，譽之「清白」計三次（頁 1573；第 27 齣，頁 1672）；兩度敘靖難忠臣，必伴隨「冰霜」（第 2、第 23 齣），暗合黃父「知機遠隱」與「高節清風」。

再視第 1 齣敘黃父：「向滇南作宰，兩地兵戎。解繳知機遠隱，高節清風」（頁 1572），前二句任官、辭官，對照報君恩、冰霜，凸顯心志。再細玩第 7 齣整齣詳寫辭官，前後落筆，冷熱迥異，漸次烘襯黃父「小心辦事」、清風相並（頁 1590-1595），作者旁觀時局的冷眼冷心，不啻微言大義！後二句概括出處進退之智與冰霜清高之節，點染其一意仕宦，卻洞燭世局，凜然不為「五斗教折腰」，相映多次出現的「掛冠」、「辭官」（第 17 齣，頁 1638）；再敘黃父旁觀世變：燕京失守、福藩定鼎、清兵南渡等諸多「不意」，洞悉「又是一番局面」（第 5 齣，頁 1585），鋪陳憂思成讖，側寫知機之智。

尋親主角向堅，劇文另鑄心裁，刻畫儒生形象，及堅不可移的孝心孝行、定不可摧的毅力耐力，遍歷苦境、充溢苦情。第 1 齣極言其賢、孝：棄家室，驅馳萬里，受盡千磨百難，定調「通天」孝（頁 1572）。第 2 齣藉庭訓，形塑有志科舉，戮力經史形象，作為全劇「潛心為孝」（頁 1573）之根本動源；並藉不同時空、眾口同讚「萬里尋親，是個孝子了，難得，難得」，計八處，輔以串戲仙人、黃父讚孝子王原

³⁰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20-1936。清·歸莊：〈附傳〉，頁 1937、1940。

³¹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 143，頁 4054-4055、4065。以下稱《明史》。

諸句³²，一語雙關的回扣其「孝通天」。

通天大孝重頭戲，盡現第 8、第 9 兩齣「棄家室」前的百轉千迴：徬徨憂痛後，自激自勵，毅然決然，促成「那裡顧得這許多」的四度立志，「決意」尋親，更兩度自誓：不見雙親，「寧死他鄉誓不回」，如此難移之志，激勵向堅持續挺進，與第 9 齣「拼歷盡」的勇往（以上引自第 8、第 9 齣，頁 1595-1603）、第 11 齣「就死也說不得了」的前往（頁 1611）、第 14 齣為尋父母「就入龍宮海藏，也說不得了」的無懼（頁 1627）、第 16 齣「尋父母就死必竟要去」的決絕（頁 1635），孝心孝行，淋漓輝映。藉以應扣《尋親紀程》「斯豈人力之可能哉」的種種艱難³³，李玉敘向堅途經之難，確然落實於實情實境。

劇文鋪陳黃氏父子忠孝，另極力敷演忠臣史可法（字憲之，又字道鄰，1602-1645）、黃得功（？-1645），藉第 3、第 4 兩齣，映照前後，同時交待南明背景，破空橫互於劇文第 2 齣太平時期以後、第 5 齣烽火亂世以前，歷史脈絡寓意上，是明朝興亡轉折點。史可法登場，奮筆詳述：

【破齊陣】〔付、貼家丁，末上〕一點丹心不死，千行血淚如泉。龍去鼎湖，鵑啼蜀國此日邦家誰奠？

〔白〕「劫火燒殘，罡風吹黑，剩得東南徒半壁。憑教隻手會擎天，天心成敗人難必。」老夫史可法，別號道鄰，直隸順天龍城人也。兩榜出身，歷仕兵憲；蒙先帝不次超擢，特陞淮撫。豈料神京失守，九五蒙塵；真地裂天崩之秋，日月晦暝之候！臣民悲痛，士女哀號；下官嘔血數升，一慟幾絕，即欲殺身從先帝於地下。泣思長、淮無恙，江左依然；九廟雖爾丘，一旅猶堪恢復。整頓三百年社稷，慰安十五祖英靈；做個唐室之汾陽，猶勝宋家之若水。幸今上渡江，督臣推戴，定鼎留都，宗社有主。老夫待罪宰相，視師江、淮。怎奈驕將悍卒，日費□□，權宰奸樞，交相蒙蔽。皇上宴樂於宮幃，文武恬嬉於輦轂。關、陝一矢不加，江、漢□□莫展。咳！萬一戎馬長驅，必蹈燕京之故轍；一旦順流南下，定為泛海之孤踪。如何是好？老夫也曾連上奏章，不是留中不發，便批「知道」二字；究竟不見誓師遣將，發帑輸糧。漸漸眾叛心離，看看禍不旋踵。因此老夫扁舟渡江，面君哭奏；或者血誠可以感格，

³² 清·李玉：《萬里圓》，頁 1638、1641。另參第 11、12、14、16、17 齣〔尾〕曲後校正、第 23 齣。

³³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24。

中興得展謀猷，這也是孤臣萬不得已爾之苦心了。……

【錦纏道】望中原，慘迷離烽塵蔽天。回首斗牛邊，石頭城、依稀旺氣當年。做不得小朝廷處堂雀燕，還須念舊江東開創山川。待旦枕戈眠，抱一片孤忠蹇蹇。（第3齣，頁1576-1577）

懾人魂魄的自述，儼然極簡版明亡史！唱文穿插言之不盡的念白，恰似傾訴不休的憂慮：詳述「神京失守，九五蒙塵」的過去，記錄「定鼎留都，宗社有主」的現況，預言「蹈燕京之故轍」、「定為泛海之孤踪」的未來，作為全劇發展根源——孝子萬里尋親於連天烽火。

分外怵魄驚心的是，史氏扶危濟險於國祚命懸之際，無奈驕將悍卒、權宰奸樞、皇上宴樂、大臣恬嬉，只能心憂於重蹈故轍，冀望面君哭奏，得展中興。其殫精竭慮，益顯心繫宗社之丹心，掛懷君王之血誠，謀猷中興之孤忠。

劇文同時著墨集忠、勇、義於一身的錚錚鐵骨黃得功³⁴，相與烘托：

【普天樂】〔吹打，三旦、付家丁，引小生上〕離彤闈、江如練，渡中流、帆如電〔白〕本爵黃得功。爵封靖南侯，統兵二十萬，駐紮滁、和，援剿楚、豫。奈朝廷不發糧餉，屢次上本，俱被奸臣阻遏，只得親自渡江面君。

黃氏鎮守要地，統兵、駐紮、援剿，可謂「劍掃千軍，身經百戰」，於中興之舉，未嘗纖毫無備，惜受制受阻，徒呼奈何！

劇中史、黃不期遇於面君途中，各抒憂懷，痛敘襟抱，一心祝禱中興重建，慨然約做奸臣「頭敵」。³⁵劇文反覆唱唸，表達憂慮，簡言之，即「但願天心轉，赫然一怒早籌邊」，奈何終究偏屬「空浪言」（以上引自第3齣，頁1577-1578），成為弘光朝命運的反面識記。

第3齣未指明道姓的權宰奸樞，第4齣馬士英（1591？-1646）、阮大鍼（1587-

³⁴ 《明史》黃得功本傳稱其「忠義」，「贊曰」謂之「忠勇」。參清·張廷玉等：《明史》，卷268，頁6901-6903。

³⁵ 根據考證，劇中史、黃共同請餉事，與史不符。學者巫仁恕以為，是劇將諸多事件集中兩齣，雖不符史實，但意義很接近，且展現編劇功力，參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頁37-38。筆者深感認同，同時認為李玉有意藉「正人」提出類似「史論」之諍言，下文將有論述。

1646) 對號登場，盡現其心態醜態，宛若《南明史·奸佞傳·馬士英阮大鍼列傳》極短篇：

【霜天曉角】〔淨〕龍飛首相，權柄惟掌，富貴尊榮安享。中興事，再商量。
〔白〕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老夫馬士英，字道林，
渥涯人也。官拜鳳淮總督。舊歲賊破京城，諸藩南渡；眾臣紛紛議立，各懷奇貨可
居。被我獨力推戴今上，定鼎南京。我就送他一個逍遙快活的皇帝，難道他不答謝
我一個深根固蒂的閣老？我把朝政一手拿定，文武陞遷，錢糧出入，盡歸吾掌。（頁
1579）

國難當頭，國朝流徙，馬氏擁帝恃功，權柄朝政，獨掌百官陞遷、錢糧出納，安享尊榮，擯忠臣史可法外鎮，不容上疏、見駕，倒逆作為，居心叵測。

劇中另一巨慝阮大鍼，以丑角飾之，僅【引】「推戴效劬勤，起廢高官攘」，輕易登場，饒富「不言」深意。細翫二句，堪為馬士英自報家門之詮釋，亦為二人「同心合膽」之衍義。嚴格說來，劇文未實際演繹阮氏「做的何事」，僅穿插於面言議爭，一場忠奸對峙的無形戰場，言辭交鋒，場上交戰，秉性行止，躍然紙上：史、黃扣緊「亂朝綱」、「不容見駕」，連提時弊五大問；馬、阮回應八大反問，推諉遮飾，盡棄國家中興大事、盡拋個人兵部侍郎職責！組曲【風入松】、【急三鎗】再三唱唸問答，音節促迫，實然呈現國朝命懸一線的緊迫感，反面托襯馬、阮晏安行徑。觀劇至此，盡窺作者興託！

引人懸念者，兩造爭持，宕而未示，隨即傳報左良玉（1599-1645）率隊問罪軍情³⁶，危機頓現，筆鋒陡轉，臨陣反應迥異，張力十足：馬、阮始懼，改口奉承諛媚，旋急支會發軍餉、軍糧；史、黃急領兵迎拒、防守，忙拜辭聖上，一心拼死衛國護主，不惜「盡瘁鞠躬」，但求「山河無恙」。隨後，破城破國關頭，馬、阮藉口「未必就殺來」，好整以暇看戲散悶「快活」，下場詩「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以上引自第4齣，頁1582-1583），誤國行徑，已然盡現。

此外，李玉《萬里圓》秉「隱遯傳」、「逸士傳」、「義士傳」等「先見之明」的

³⁶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273，頁6987-6998。

史筆作傳³⁷，將視角橫向游移至未見經傳的隱居不仕者，這些英俊碩彥，乍逢世變，國家大我的中興冀望，幻然成空；個人小我的濟世志願，頓成泡影，卻仍有忠孝之行。

在行孝方面：向堅堂弟向嚴，隨黃父宦遊，期間「小心侍奉」，砍柴以供飲膳（第2齣，頁1575；第10、第23、第24齣）；「頗知孝道」的女婿殷尊來，周急岳母黃妻吳氏，免遭凍餒（第13、第21齣）；表哥黃承祐自詡「忠孝根心」，友於兄弟（第22齣，頁1649），屬孝悌之儔；春元相公王用賓、鮑一鯤，事恩師黃父如孝親，時相候謁（第15、第17齣）。

另有根植忠君之思、懷有經濟大志者。無論是自稱「五陵年少」、含蓄流露報國之忠的黃向嚴；或自揭「幼讀詩書，家傳禮樂，黃卷之功曾苦，青雲之志未衰」，且於名字尊來、佐臣，內蘊經國大志的殷尊來（第9齣，頁1601）；或藉一武一文黃承祐、春元相公，敷演因鼎革而壯志未酬的無奈。試看黃承祐原為公門「幕府參軍」，易代後轉為蘇州「逸士」（第9齣，頁1600），第22齣〈打差〉濃筆點染其義俠、英豪，落實逸士、義士風範：

〔末上〕千金一諾重平生，結客翩翩裘馬輕；慢說吳中多義俠，由來江夏舊聲名。
俺，黃承祐。忠孝根心，英雄作志。讀書學劍，常懷起舞聞鷄；投筆從戎，每切中流擊楫。輕千金于一擲，何妨擔石無儲；笑四海之空囊，博得聲名遠播。……

【新水令】半生名姓薄雲霄，問襟期誰堪同調？不能個經綸匡社稷，且將那踪跡混漁樵。心事勞騷，拂青萍夜夜裡龍吟嘯。

充溢匡社稷之忠，悵憾於未償願之「心事勞騷」！對照熙攘街市，悵歎「形骸斷送」、「身委蓬蒿」，再映疊劇文滄桑、蕉鹿、黃梁諸典故（以上引自頁1649-1650）³⁸，深化滄桑世變，光陰虛擲，人生虛度，志願虛空，其中唏噓不足外道！

³⁷ 「隱遯傳」、「逸士傳」、「義士傳」皆《南疆逸史》傳名，分列卷40至47。

³⁸ 滄桑即滄海桑田，蕉鹿即蕉鹿夢，黃梁即黃梁一夢，皆喻世事變化無常，人生得失如夢。《萬里圓》第21、22齣敘清廷視黃父為「偽官」、「偽僚」，公差纏擾，勾拿家小，催促「籍沒」，賴黃承祐「料理」、「照管」，頁1642-1655。學者巫仁恕認為此反映明末清初「地方官貪污」，所論甚的。筆者對照《黃孝子尋親紀程》「話至遠任未回，有籍沒等事，頻年受難。賴上枝大兄（按：指黃承祐）默為相援」，參頁1922。李玉改寫劇文，藉以強調、凸顯其人「不能個經綸匡社稷」的「心事勞騷」。

同樣遇際的春元相公，現身第 5、第 15 兩齣，其人「吐鳳高才」，本能建立助猷（頁 1585-1586），無奈方當中舉，卻遭世變，雖掛冠樵漁，仍秉「斯文感知遇，損軀圖報微」的經世之志，或「聞鷄頻起舞」，或「待著祖生鞭」（第 15 齣，頁 1630-1631），傾瀉其人忠君報國之襟懷。

三、記即時之事：神話神蹟兼融更多戰事戰蹟

歷來尋親主題之作，往往著墨於神話神蹟，或伴隨夢境示現、指點之神話，或滲雜上天、神佛庇祐之神蹟，將人力無法荷載、乃至未能依一般常情解釋之企求夙願，歸因夢境、仙佛之幫助³⁹，作品由是沾染神助氣息。

《萬里圓》亦潛伏神話神蹟，最顯著的夢境示現，是黃父讀《續藏書》載尋父孝子王原得異夢，一償夙願，同時昭示黃氏父子即將團聚。此外，劇文多繫聯「夢」字，貫穿離別至歸鄉諸情節。先是父子拜別，以「念家鄉山遙水遙，望天涯魂遙夢遙」預下暗筆（第 2 齣，頁 1575），其後淹滯異地，慨歎「悠悠夢魂歸路迷」（第 15 齣，頁 1631），前後應和，道盡團圓之難。第 23 齣黃父視返鄉為「夢想成虛」事，又感毫無「異夢」，體悟相逢「除非夢中得見」，無奈寄託「萬事由天」（頁 1656-1658）；及至父子團聚，猶重複「莫非夢裡」，不敢置信（第 24 齣，頁 1662）。

此外，尚將克服困境、如願得償，歸諸祈願上天（天地）庇佑。向堅尋親前，面對困境，莫可奈何「只靠天地便了」（第 8 齣，頁 1598）；當雪地遭劫，幾至凍死，口呼「天吓」，老僧馳援後慰言：尋得父母「少不得有願須成還仗佛力扶」（第 12 齣，頁 1617-1618）；當三溪勇渡，四次哀歎「皇天吓」，祈願「早過此溪，得見雙親」，船夫救溺後，對十年無船、初次航行即撈救孝子，歸於「天定數」，繼而載渡過溪，

³⁹ 范紅娟：〈明清尋親戲曲情節模式初探〉，頁 110。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一文於「天人交助的網絡」曾有詳述，頁 377-383。此外，李佳蓮指出「《萬里圓》沒有神話，充滿了時時戰火摧殘、處處百姓流離之現實色彩」，參氏著：〈「剩水殘山」視域下的尋親實踐——論李玉《萬里圓》中的黍離之悲〉，頁 104-106。所論甚是。然筆者以為此中有觀點、視域之不同。

汹涌水勢瞬時「穩渡無波浪」，獨木舟宛如「從天降」，船夫視為誠孝「格上蒼」（第 14 齣，頁 1626-1628）；當翻越關索嶺，見廟「神威顯赫，祈禱應驗」，頂禮拜禱神聖：「保佑我黃向堅無災無難，早見雙親，同歸故里」（第 17 齣，頁 1636-1637）；當歸返面臨「不測殃」，即祝禱「願從今一路無災障」（第 26 齣，頁 1670）；當一家團圓，黃妻虔敬道「謝天地」，拜謝「祖宗福蔭」（第 27 齣，頁 1671-1672）。另外，黃妻顧慮向堅尋親艱險，曾有「邀天倖，但願無災無禍」祝禱語（第 13 齣，頁 1620）。第 11 齣旅客以《節孝記·淖泥》「串戲」，敷演黃覺經尋母遭淖泥淹陷，因「孝感天心順」，得仙人護持，劇文重複「須信空中有鬼神」（第 11 齣，頁 1614），暗寓向堅艱苦卓絕，猶須持信鬼神，方得償願。

總而言之，是劇於夢境、神助等神話神蹟，未傾筆渲染，縱有含蓄表現，亦主強調尋親路難行。細究劇文，取材當今之人、即時之事，立意教忠傳孝，故宕開一筆，以載史為劇作意蘊，字裡行間，漫溢戰事戰蹟。可析為直接描寫實際戰事、兼而述及軍事氛圍兩方面。

第一，就劇文直接描寫實際戰事而言。

《萬里圓》主敘蘇州、雲南，前者為黃氏家族及作者李玉數世居所，後者乃黃父任官、淹滯十年之地，故分別以詳筆載述蘇州屠戮、雲南沙定州之亂，同時詳略互見的繫諸神京失守、南京破城、吾必奎之亂等戰事。

首先，神京失守為全劇戰事根源，簡略以三種劇中人身分口述，呈現遽變感受：忠臣史可法內心撼動特深，「一慟幾絕」（第 3 齣，頁 1576），情感熾烈，前文曾引述；奸臣馬士英「舊歲賊破京城，諸藩南渡」（第 4 齣，頁 1579），輕描淡寫；地方官員黃父「不意舊歲燕京失守，先帝蒙塵」（第 5 齣，頁 1585），表現無以逆料，分別流露對國事關注深淺。此外，尚有土司沙定州、向堅、表哥黃承祐，分別於雲南、蘇州，道出「鼎革」（第 6、第 8、第 22 齣）。劇文所敘，簡則簡矣，卻大開後續兵馬爭持：全劇二十七齣總敘五件戰事，即有六齣涉及此戰，尤應謹肅正視。李玉當是以平民身分，於南方蘇州親耳聽聞，對此牽動、引發效應，觀察細微，劇文略微鋪陳，隱現天崩地坼之劫燒，並藉知機的黃父道說「不意」，點明迫遽、慘烈，超乎

眾人意想！

其次，南京破城，堪稱第二次「神京失守」。第 10 齣安插辛卯年（清順治 8 年）返鄉川兵借宿雲南黃父家，以主客問答呈現。自「我且問你」至「你莫非是傳聞」計二十二問：前十一問，略述當代軍事大勢，其中「我那年，還是被閣部史老爺調去鎮守南京。吓，那個南京是破了」諸語，簡要至極，繫聯第 3、第 4 齣史可法、黃得功冀望中興、不辭裹革，透露人亡城破的燒殺剽掠，兵敗山倒！

再次，蘇州屠戮，肇自南京破城。承襲前十一問，以「可曾到蘇州經過」開啟後十一問。作者李玉當為戰事親證者，隨手拈作，允臻實境。蘇州被占，百姓群起抵抗，或湖內烽起，或城外焚燒，「清朝官府」、「清朝兵馬」以「摧枯拉草」方式圍剿、燒殺，魚池奇禍，牽連酷烈！此齣以三分之一篇幅，口頭勾勒夷戮行徑，懾人心魄！若劇場作戰場，數齣敷演，則「不分玉石淆」的焚掠，「神號鬼哨」的驚駭，不啻更磅礴淋漓！最末「莫非是傳聞」一問，「豈是虛言相告」一答，虛筆寫質疑，實筆寫肯定：史實「眼見睜睜」，絕非增飾之傳聞、虛言。尤寓深意者，問答間對比今昔，川兵力陳路難行，作者藉黃父連舉五「不信」（以上引自頁 1606-1609），意有所指的點化其「信」，潛寓信筆信史的實徵意涵。

最後，以兩次雲南變亂來看。向堅《尋親紀程》亦曾提及⁴⁰，《萬里圓》另一敘寫重心雲南，鼎革時於地理、行政方面居特殊地位⁴¹，第 5 齣略筆簡敘吾必奎之亂，作為第 6 齣細寫沙定州之亂的起筆。

吾必奎之亂發生於乙酉年（1645，弘光元年）深秋⁴²，劇文以「地北烽烟方蓋地，天南鼙鼓又驚天」，直接歸因「神京失守」，僅傳述於公差、黃父、春元相公眾口，仍盡現危急：先以蓋地、驚天，喻指戰事奇襲、驚駭；再以飛騎傳報，強調緊急峻切；再次，按察院下令甫出秋闈的大姚縣令黃父「速速歸縣，料理守城，不得遲誤」，呈現艱危幾殆；繼寫黃父受令，隨即「作速就行」，「不及面辭」，或「急作歸計」，道盡尖刻；末安排春元相公段渾然發表看法作結（以上引自第 5 齣，頁 1586-1587）。

⁴⁰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19-1920。

⁴¹ 李佳蓮：〈「剩水殘山」視域下的尋親實踐——論李玉《萬里圓》中的黍離之悲〉，頁 87、91。

⁴²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79，頁 7159-7160。

此變終為土司沙定州統兵「殺得片甲不存」(第6齣,頁1588),隱喻酣戰、殺戮。回視段渾然「驀然」、「異常大變」、「可笑」諸語,映照黃父「既有此變」、「變生不測」(第5齣,頁1586-1587),藉此三「變」深化局勢詭譎難測、變異難防,「可笑」表象,另藏「可悲」的未知與驚悚:戰禍驀然猝發,導因長期積累,循此牽衍的岌岌孔急、未知戰端,超乎眾人逆料、應變。

吾必奎之亂,警示風雨欲來,加上前述戰事,總計四次,僅眾口轉述,整體仍偏屬靜態、平和。第6齣整齣敷演沙定州之亂,為全劇唯一明場搬演、類似直播新聞呈現,各色人物,上下奔走,盡是緊迫擾躁。史載沙定州所率「沙兵」,屢征調有功,其攻破沐府、盤踞會城,瞬時「全滇震動」。⁴³劇文敷陳其自報家門「帳前十萬擁貔貅,陡作蛟龍吼」,展現「長鎗快馬」的兵戰實力。此等世世稱雄、歷代虎踞的軍隊,得受節制,乃邊疆安壤助力;反之,若心懷變志,「驀然倡亂」,誰得掌控?適值鼎革,劇文「靠著誰來」連續五大問,流瀉「殺進沐府」的野心與實況:十萬三軍,齊挺戈矛,威猛破竹,呈現變亂、獨霸之濤天大禍;百姓臨受遽變,奔走逃生,無辜無助;首當其衝的沐天波,奔走竄逃;沐府眾官嚇散逃躲(以上引自第6齣,頁1587-1589)。劇中百姓「不想」、沐府「誰知」、眾官員「不測」,與第5齣「不測」,籠貫襯映,渲染變異急遽。

第二,就劇文兼而述及的軍事氛圍而言。

《萬里圓》所敘時間橫跨鼎革後的十年,藉「兵戈阻道」傳達軍事氛圍,朝臣、將領所見所聞,多有濡染,自不待言;對軍隊陣容、洶湧水勢、關索嶺廟宇,乃至眾人啟口道說、思慮忖度,莫不循此而發。可就兩方面來看。

在軍隊陣容方面,分別以三齣劇文著墨軍隊威儀、金戈殺氣。第11齣旅店客人口述,伏筆點染,或預示世亂人荒,「關津盤詰」、「兵馬爭持」,殺盡萬萬千千;或提出干戈阻道,「如今的路上,通行的所在少,阻塞所在多」(頁1611),點出令人驚駭的軍事氛圍。

第16齣遙和於此,實際搬演向堅歷軍威、遭詰問,據向堅《尋親紀程》自述途

⁴³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313,頁8065-8066。

中屢遭兵戈詰問、目為奸細，乃至感其孝心、給票放行。⁴⁴劇文亦藉遭擒經歷，彰顯「疑為間諜」之軍事緊張，衍溢金戈鐵馬「殺氣」，眾兵將上場，氛圍蹙迫，引人摒息：

【引】〔老、付、貼、正小軍，末、外家將、淨上〕金戈鐵馬久驅馳，百戰聲名草木知。虎帳揚旌旗，殺氣橫冲箕尾。

〔白〕烽火千山震，炊烟萬竈屯；乾坤增肅氣，旗鼓壯威名。俺乃滇南大將軍，力能扛鼎，氣可驅山。……

【泣顏回】細柳壯軍威，八陣新圖壁壘。雲連魚麗，桓桓遠渡滇水。金鷄碧馬，看天南萬谷征塵起。撼天關牙轟高張，轉地軸鼓鼙聲沸。

繼之鋪陳「弓刀掃蕩」捉獲奸細，眾人齊唱，傳達軍法嚴飭、軍令如雷之「虎威」：

【千秋歲】〔眾合唱〕令如雷，言出轟天地，一字字魂蕩心悸。血濺鋼刀、血濺鋼刀，也是你數犯天刑前世。……〔眾唱〕魚入釜難潛避，闖入網難飛去。殺盡人如蟻。

終而敘軍隊前行紮營，三軍萬騎齊奔馳，旗鼓喧雷，戰馬嘶鳴，展現軍儀威赫的行動力。對照向堅眼見「軍馬蓋地」、「征塵滾滾」（以上引自頁 1633-1635），再寫歷經輪番詰問，脫身後的心喜，間接證成無所不在的戰爭與軍威。

第 26 齣第三度應和，黃氏一行歸返，途經「秦關百二強」貴陽關，同樣明場敷演盤詰，孳衍軍隊「威風」：所聞乃「亂紛紛四野烽烟」，已顯戰事橫溢；所見乃「壁壘依寒草，旌旗動夕陽」，地勢軍勢，盡現森然肅殺；繼而敘通關四問三答，騰騰氣勢，驚險可畏；再視眾人通關後，「一步步一霎回頭望，一程程一番神旺」樣態，強化軍事威勢；後誤認遭「軍馬蓋地」追趕，旗幟、刀鎗，「人走如飛、馬奔如狂」，由然心生「難逃羅網」畏懼，待得知乃「打仗失利」的殘兵、敗兵，方略去「不測殃」危機，得「行行漸遠漸安康」（頁 1669-1670），反映戰事風波，無處不在。細加尋思，勝敗乃兵家常事，易代之際，戰事變幻莫測，眼前失利軍隊，暗示另有戰力強大、軍威顯赫軍隊，環伺左右。

⁴⁴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頁 1913-1924；《滇還日記》，頁 1926-1934。另參清·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人物九》，卷 82，頁 182。

此外，原不隸屬軍事氛圍者，如水勢、廟宇，作者蓄意繫聯，分外引人關注。其敘水勢，尋親必經「無船難渡」的三溪。第一溪水勢汹涌，拍浪滔天，以軍事喻擬，逼人魂銷魄散：

〔走，看上角〕山高水闊、水闊忙前往，〔右手拿傘、做走左角〕顧不得萬嶺連雲，〔左轉上左〕千溪流漲。〔工上，鼓合。白〕吓，阿呀！你聽濤聲振天，想、想到溪邊了。【園林好】好一似撼天關，〔指走〕軍兵鼓揚，〔右轉、朝左下行〕啊哟！戰層霄雷霆〔朝下左行〕震響。〔白、工上〕呀，你看千尋白浪，萬丈銀河，啊哟！越壑搏空，湍岩擊澗；一層層似素練飛雲，一點點如明珠噴石。嘿、嘿，好怕人也！【江兒水】看渺渺黃河奔蕩，〔指〕怪石〔指〕嵯峨，〔指走〕觸起銀濤雪浪。

搭配「濤聲壯，震天荒」水勢，舞臺動作，移轉擾動，奔走不止；敘水勢、聲勢，繫諸「撼天關」、「軍兵鼓揚」、「戰層霄雷霆震響」等軍事威儀，喻擬「好怕人」樣態。此處譬況，由小見大，足聯想第二溪洪波渺茫「水勢比前越大」、「一望無際」，第三溪「好急水！好急水！」（以上引自第 14 齣〈三溪〉，頁 1626-1628），搏空擊澗的水勢，益加振天撼天，駭人心神！也潛寓令人畏惑的軍事氛圍。

對關索嶺及嶺上廟宇，同樣加以繫聯：

〔丑上白〕……關索嶺……高聳三萬丈，綿亘二百里。漢末三分時，關聖帝君第三子小關爺隨著諸葛丞相南征孟獲，駐兵此嶺，建立大功，因此遂名關索嶺。嶺上立廟宇，妝塑金像供養，神威顯赫，祈禱應驗。（第 17 齣，頁 1636）

此嶺高聳綿亘，險峻難渡，曾是歷史上顯赫戰場；上有關索廟，相傳關索乃三國蜀漢大將關羽（160-220）第三子，隨丞相諸葛亮（181-234）征討，屯師嶺上。藉此渲染千年前的百年征戰⁴⁵，指涉戰事戰蹟之氛圍。

再就眾口同聲述論戰事戰蹟來看，軍事氣息，鋪天漫地，騰播漫衍。黃氏父子，親身經歷，無庸再述。其他親友亦多述及戰事：向嚴於雲南目睹耳聞，以「誰想遇變，掛冠避居」（第 10 齣，頁 1605），點到即止；向堅女婿殷尊來，以路途「兵馬荒

⁴⁵ 晉·陳壽：《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7），卷 35，注引《漢晉春秋》，頁 921。關羽本傳載子關平、關興，未見關索，卷 36，頁 939-942。

亂」(第9齣,頁1602),勸阻尋親;表哥黃承祐敘黃父「赴任在未經鼎革之前,阻隔在兵戈載道之後」(第22齣,頁1652),說明戰事攘道。

此外,劇文特別描寫歷經沙場數十年的川兵,一則作為南京屠戮慘案的傳達者,一則代表實際參戰者對連年戰事的反省:轉眼成「空餘殘喘」的皤然「老漢」,礙於戰亂道阻,急欲返家不得,無奈喟歎「戍沙場衰年鬢蕭,盼家鄉音書絕耗,苦歷盡長途潦倒」,體悟「到家妻子知何在,好勸兒孫學種田」(第10齣,頁1604-1605),道盡參戰者慨憾。

其餘戲分寡少者,亦口稱戰事。大姚縣府吏典觀察雲南戰事,百姓逃難,縣內「止剩得一個空城」(第7齣,頁1594);客店旅人敘道途兵戈,「世亂人荒」、「破邑空城」諸語(第11齣,頁1611);黃父門生王用賓道「兵變頻呈」(第15齣,頁1630);昔日同僚慶幸黃父「兵燹頻仍,撇五斗掛冠告老」、「那時就告了假,及是全福的了」,能夠「幸餘年得安飽」(第17齣,頁1638),隱諱部分官員因戰事,未全福,不得安飽。

尤令人痛惜者,深閨婦女親歷戰事,信口道來,更見瀟灑之甚。黃母見證雲南「遭此大難」的諸多戰事,兩小段唱詞,概要呈現:一為「薄宦天涯嗟暮景,那堪洊至兵爭」,二為「天南烽火頻驚,冷衙齋塵甑生。滄桑轉眼移龍鼎」,其間夾帶唸白:「誰想吾寇纔除,沙賊又反。沙囚幸爾削平,川兵又據全省,楊道台血戰被擒,大姚縣痛遭屠戮」(第7齣,頁1590-1591),流露對戰事畏怖至極。劇中另一女性向堅妻吳氏,對當代戰事,頗深知之,隨口道出蘇州、雲南間「兵戈滿地」。劇文由此道盡戰事處處,悲慘駭人景況。

四、史論:「但願天心轉」的指涉與第一等襟抱的展現

清沈德潛(1673-1769)《說詩晬語》:「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是以詩人騷客,觸類胸壑,慷慨吐臆,皆非「無為」。然欲成「絕調」,除個

人遭際，另憑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方成「第一等真詩」。⁴⁶就此細審李玉《萬里圓》，足有過之。

曲家李玉痛受易代摧迫，難言隱衷充塞胸臆，藉個人史學史識的「第一等學識」，秉報故國的載史意圖為「第一等襟抱」，甘冒清初大不韙，據萬里尋親時事，撰成「第一等真詩」《萬里圓》，含括「清朝兵馬一殺殺出來」的南明歷史（第10齣，頁1607），領先史家曲家而成「南明史之先聲」，襟抱、學識，不容忽視！然而，傳奇劇文之淺淺，欲載述南明興亡之冗冗，於鼎革繁紛，必有未逮。李玉以史眼作巨眼，凝觀歷史脈絡，援史筆作刀筆，裁截南明弘光朝事於《萬里圓》第3、第4兩齣，繼以史心作「史論」，評論弘光帝（1607-1646），衍繹諱言、正言於「但願天心轉，赫然一怒早籌邊」（第3齣，頁1578），如此「絕調」，引人歎服！

細察歷史上弘光帝天心不轉、素負罵名者，即史可法屢奏請整兵北伐卻未獲支持。《萬里圓》中史可法、黃得功同陷困境，同感慨憤、發號「但願天心轉，赫然一怒早籌邊」，表達一人天心，深繫時局。「天心」典出《尚書·商書·咸有一德》：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⁴⁷

受告誡者太甲乃商王湯之孫，亦第二任商帝，既立，亂德無度，放逐三年後，遷善修德，迎歸復政，百姓以寧。⁴⁸相伊尹特陳戒於德，作是篇。《注》「君臣皆有純一之德」，點出命意。「天心」本指天帝之意志，此釋作天子之心意。「惟新厥德」句，結合《注》「德戒勿怠」，意在強調「終始惟一」，是篇另標誌具體作法，在任用賢材、左右得人，引文末「德無常師」四句，回應「咸有一德」，昭揭君臣持德用賢旨歸。李玉援此，別具巧心，寄寓「嗣王」弘光帝當「俾作神主」，惕修常德，持正天心，

⁴⁶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頁524。

⁴⁷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商書·咸有一德〉，《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8，頁119-122。

⁴⁸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商書·太甲〉，《尚書正義》，卷8，頁116-119。

恤寧百姓，以保萬方。

至於「赫然一怒」典出《詩經·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後《孟子·梁惠王下》用以強調周文王勇於一怒，安天下之民。〈皇矣〉讚其戰前赫然一怒，整兵領兵阻擋外敵，「以對于天下」句，《注》「整旅所以遂天下心」，寓意「下順民心」，再細繹〈詩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⁴⁹，要皆繫歸「脩德」。

李玉爛熟經史，饒富第一等機巧：援借「復政」後「咸有一德」的告誡、開戰前「王赫斯怒」的宣言，繫牽一德、一怒。所謂天心，側重在心，德作「惠」，與「怒」俱從「心」⁵⁰，是以君王之德、怒，源根自「形之君」、「神明之主」的心⁵¹，果能如此，則脩其一德，赫然一怒，庶幾未遠。李玉藉此究責弘光帝天心不轉，錯失中興契機，劇文挾風霜、帶雷霆，不啻史家「騰褒裁貶，萬古魂動」的史論。⁵²考校其咎，直指外在用人、內在克己兩端。

（一）外在用人方面，未竟任賢

《萬里圓》撰作時，上距南明弘光朝僅十數年，時人歷經重大世變，不乏與東林、復社有淵源，或與李玉迤而邇之相識，同樣寄望整兵北伐。未料，時推勢移，引頸盼得的，是弘光朝兩度用人風波所引發的危機。

第一度用人風波，事涉閣臣措置。就史可法入閣辦事、馬士英「仍督鳳陽」來論⁵³，弘光帝用賢舉材，本無所爭議，惟馬氏意有不樂，遂起風波。

《萬里圓》第3、第4兩齣於閣臣措置，藉史可法自道指涉，頗寓別意，此處不憚繁複，再次引述：

⁴⁹ 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大雅·皇矣〉，《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2冊，卷16-4，頁567-571。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梁惠王下〉，《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8冊，卷2上，頁32。

⁵⁰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生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頁76、507、516。

⁵¹ 清·王先謙：〈解蔽〉，《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卷15，頁652。

⁵² 南朝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史傳〉，《文心雕龍讀本》上冊，卷4，頁281。

⁵³ 明·李清：《南渡錄》，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1，頁130。

幸今上渡江，督臣推戴，定鼎留都，宗社有主。老夫待罪宰相，視師江、淮。怎奈驕將悍卒，日費□□，權宰奸樞，交相蒙蔽。皇上宴樂於宮幃，文武恬嬉於輦轂。關、陝一矢不加，江、漢□□莫展。咳！萬一戎馬長驅，必蹈燕京之故轍；一旦順流南下，定為泛海之孤踪。如何是好？（第3齣，頁1576）

史氏外鎮，心繫時局，心憂未來，僅能以「待罪」身分、處境，無奈焦慮，正肇因馬士英。反觀馬氏自傲自驕，藉「獨立推戴」，進身「朝政一手拿定」的首相，於史氏「不得不與他一個宰相」，實為「擯斥在外」，大有「不容他面聖」之勢（第4齣，頁1579-1580）。劇文一派指南攻北，娓娓道來，裁量自深。

第二度掀起平地波瀾者，牽涉翻案用逆。馬內史外既成定局，馬氏獨握權柄，旋即援薦阮大鍼，引發舉朝對立。

《萬里圓》馬氏登場，首先藉其自道與阮氏「同心合膽」、「酒逢知己」，其次專寫推諉「宸聰蒙蔽亂朝綱，撇下中興不講」，塞責「這是聖上主意」，終而相邀做戲散悶，弘光一年光景，斷送在沆瀣一氣的「飲酒」、「高歌」（以上引自第4齣，頁1579-1583），援薦之因，昭彰若揭。劇文逕自聲東擊西，平鋪直敘，褒貶自現。

實則，早在崇禎朝，逆案在列、冀望再召的阮大鍼，與削職的馬氏「氣類相投」，結為莫逆；待四方多事，阮氏首薦馬氏為鳳陽總督，冀俟機轉薦⁵⁴；會定策之際，計迎成功。⁵⁵馬氏汲汲必欲入閣，背後因素牽扯複雜，其占得定策先機，藉此挾脅，目的在必「使事出於己而後可以為功」的為所欲為⁵⁶，遂步步兌擠史可法，援薦阮大鍼。

先就第一度用人風波來究察，崇禎17年（1644）5月間，馬氏先勾聯四鎮劉澤清、高傑等意圖使史可法「卸柄」⁵⁷，旋未奉召即「擅率營兵，由淮赴江達南京」⁵⁸，野心昭彰；並計言史氏「公議誠能經營於外，而我居中帥以聽公，當無不濟者」⁵⁹，

⁵⁴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308，頁7937。明·張岱：《石匱書後集》（臺北：鼎文書局，1991），卷48，頁275。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56，頁472。

⁵⁵ 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權》（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101，頁6077。清·文秉：《甲乙事案》，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卷上，頁431。

⁵⁶ 清·黃宗羲：《弘光實錄鈔》，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卷1，頁5。

⁵⁷ 明·談遷：《國權》，卷101，頁6083。

⁵⁸ 清·文秉：《甲乙事案》，卷上，頁436。

⁵⁹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5，頁215。

意欲使其「自請」外督，以遂己願。回歸知兵專才來論，馬氏具邊才，率能戰軍隊⁶⁰，乃外鎮不二人選；再細究派任權責來論，弘光帝辨覈洞悉，盡君王之責、行派任之令，理所當然。馬氏好爭僵持，關鍵繫乎弘光帝。史氏幕僚應廷吉親見親聞，詳記鐵證：

上命諸臣集議，誰任居守、誰任督守？內監韓贊周言於眾曰：「馬相公弘才大略，堪任督師。史相公安靜專一，堪任居守。」士英不樂出鎮，辭曰：「……督是師者，非公而誰！」史公曰：「誠如公言，毋乃過其實耶！東西南北，惟君所使，……願受命。」⁶¹

長期侍帝的內監韓贊周，性鯁直，深諳馬氏「不樂」，率先於群臣集議場合「言於眾」，企圖主導馬任督師、史任居守。韓氏素來忠心耿耿，言於眾之前，必事先「言於帝」。揣度其中諱飾處，當是弘光帝洞察時勢，自知受制，無法逕行定奪，故派「多所規切」、素為馬氏「所憚」的韓氏⁶²，代為聲援。據弘光邸報所纂的《弘光實錄鈔》，曾載「士英入參機務，可法動受其制，不得已而出」諸語⁶³，兩相應對，如深諱莫，昭然若揭：馬氏極力入閣，強勢邀功，「動受其制」乃至「不得已」者，弘光帝恐未倖免，不得已「命諸臣集議」，遂一如馬氏主導，「賢材」史氏終究自請出鎮。

據後人角度回顧，歷史定案於史外、馬內，秉資鑑史眼以識讀，居扭轉乾坤、專擅裁定者，莫若弘光帝。可歎此次閣臣措置，終究錯置，弘光帝未能「天心」回轉的堅守戒於一德底線，尤未赫然一怒，反懾服於無形威嚇，無法臻至「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肇致「帝力」不張，賢材錯置，後續朝政遂陷「機會一失，則局面盡移」劣勢。⁶⁴《南疆逸史》「上方倚重士英，勿聽」諸句⁶⁵，儘管幽曲，卻直指咎因在君王。

細將時間座標定位於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然痛籲，夏允彝（字彝仲，1596-1645）

⁶⁰ 明·夏允彝：《幸存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卷下，頁35。

⁶¹ 清·應廷吉：《青燐屑》（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頁3。

⁶² 明·李清：《南渡錄》，卷5，頁357。

⁶³ 清·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1，頁7。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56，頁470。

⁶⁴ 清·李天根：《燭火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卷3，頁192-194。

⁶⁵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5，頁215。

「馬入輔而史公出鎮，即國事敗壞之始」，繼而夏子完淳（1631-1647）「內史、外馬，兩得其長」，逕將國事敗亂，歸因內外錯置。應扣夏允彝痛心之語，觀點益見明朗：

群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群臣無一忠公者。之負弘光帝也，上事事虛己，而群臣無不恣肆者。其負，固同也。⁶⁶

定調群臣有「負」二帝，別託寓意。然群臣無忠、恣肆，肇發於何？乃君王「自負於己」，有以致之。國事艱危的一統時期，君王事事焦心，或者不足挽狂瀾於萬一，至於存亡關頭，命懸一線，君王事事虛己，更無濟於事。換言之，「虛己」乃關紐：弘光初立，重大決策，正應天心回轉，依歸君臣純一之德，赫然一怒，強勢主導賢材措置。詎料，偏取「庸瑣鄙夫，饕殘恣惡」的馬士英為樞輔⁶⁷，國事愈益莫可聞問！無怪時人文秉（1609-1669）嚴辭斥詈「明之天下非亡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⁶⁸，再視《萬里圓》中阮大鍼「也不是與馬太師（按：指馬士英）算賬的」句（第4齣，頁1582），以反語相應和，原因在此。遺憾的是，一德、一怒之未振，天心之不轉，錯失補救契機！

再就第二度用人風波來細勘，上溯天啟年間，東林文士已視褊淺輕躁的阮大鍼為「急權勢，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終崇禎一朝，因逆案廢斥；直至弘光朝，仍遭東林切齒「倍於諸奄黨」者。史可法外鎮，未足期月，自6月6日起，阮氏因定策、「邊才」受援薦，繼而得赦往罪、冠帶陞見，中旨起用。⁶⁹瞬時以逆案不可翻，乃至「爆炸性」的相互爭持⁷⁰，堅持未可。

其中，高弘圖（1583-1645）建議「廷臣集議，以協公論」，得帝「是之」認同。⁷¹馬氏猶一心特疏薦起：「微臣在兵言兵，因時薦才，原無翻案之心，亦無翻案之力。」

⁶⁶ 明·夏允彝：《幸存錄》，卷下，頁35、38。明·夏完淳：〈南都雜志〉，《續幸存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頁58。

⁶⁷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308，頁7905。

⁶⁸ 清·文秉：《甲乙事案》，卷上，頁432。

⁶⁹ 清·錢澄之撰，諸偉奇等輯校：〈阮大鍼本末小紀〉，《所知錄》（合肥：黃山書社，2014），卷6，頁149-152。清·計六奇：《明季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卷4，頁85-89。

⁷⁰ 〔美〕司徒琳（Lynn Struve）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2007），頁15-18。清·黃宗義：《弘光實錄鈔》，卷1，頁9-11。

⁷¹ 明·談遷：《國榷》，卷102，頁6113-6114。清·文秉：《甲乙事案》，卷上，頁442。

乞恩罷斥，以息群疑事。」⁷²謙言舉薦兵才，無心無力翻案，文詞以退為進，要挾意味濃厚，隱含不得不之必然；繼而上奏「望陛下獨斷」⁷³，顯見當下猶疑未斷，或決斷而未愜馬氏之意。詳繹解鈴之道，仍回歸弘光帝對用阮一事，能否獨斷：先採前者建議，召集群臣公議，滿朝東林，勢必力阻援薦；再依後者疏文乞罷之語，順勢杜言翻案，直接息釋群疑。果能於此回轉天心，依歸君臣純德，舉賢任材，貫徹君王裁奪定案權柄，強力主導，聽採建言、公論，順勢回應「獨斷」之請，或可避免用人之謬。⁷⁴《萬里圓》藉史可法感發「又慮奸臣阻撓」、黃得功慨歎「奸臣蒙蔽聖聰」（第3齣，頁1578），原因即此。

再以今人視角細覈，弘光帝是否確知「如何」任用本有邊才、文才的馬阮？夏完淳「馬本有意為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獨出指意：

士英豪宕有將材，……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為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為奸雄，呂大器等群起而攻之。迨薦阮大鍼，而舉朝唾罵，……眾論沸騰。士英見滿朝異議，愈結內外宦及外鎮為援，……大鍼所求不得，其毒愈張。故佐樞命下，斥逐空庭，惡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

看似就馬、阮與史等「朝堂與朝堂不和」持論，翫讀稍後「上端拱宮中」句⁷⁵，筆力萬鈞的指出諸惡肇自「廷臣激之」，此番「激之」，正衍自弘光帝「端拱」，莫辨如何之才、莫識如何用之，萬難辭咎。而備受爭議、機敏反覆的阮氏，鑽營萬端，重以另外面貌起復，躋身朝堂，既成事實，正應進一步燭察：需才孔亟之際，若必舉用非常之才，關鍵在如何「用」。清初彭而述（1605-1665）另作詮釋：

用欽案之阮大鍼無罪乎？曰：此不足為士英罪也。……此乾坤何等時也。古之英雄，拔身幽囚之中，流鴻樹駿，不少其人。即士英有言曰：忠賢之惡，何如自成？若大鍼果材，即先帝而在，亦當起而用之。⁷⁶

⁷² 明·馬士英：〈在兵言兵疏〉，明·馮夢龍編：《中興實錄》，收入《南明史料（八種）》，頁651。

⁷³ 明·李清：《南渡錄》，卷1，頁159。

⁷⁴ 學者巫仁恕以為，江南地區時事劇批評、諷刺南明政權，反映時人對弘光帝及阮氏之不滿與痛恨。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頁19-20。

⁷⁵ 以上引自明·夏完淳：《續幸存錄·南都雜志》，頁64；《續幸存錄·南都大略》，頁54-55。

⁷⁶ 清·彭而述：〈辯亡論·二·南都〉，《明史斷畧》，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第21冊（北京：

世變乾坤，起用拔身英雄的「果材」，導奸為忠、導佞為賢的善任、駕御，使之戮力家國，君王責無旁貸。史載阮氏起用，朝臣相繼罷歸，馬、阮節生「順案」，鋤正人、引兇黨，形成「江南但知奉馬，不知上」局面，傾頹之勢，已不可挽。何以崇禎時「邊才」馬氏，至弘光朝竟成懷惡不悛、敗亂綱紀的巨奸權臣？前後驗核，君王能否駕御得當、用之得宜，霄壤有別。

《萬里圓》並不著墨第二度用人錯失風波，直接以馬、阮契合，真實呈現奸佞在朝、史公外放場面，隱然暗渡波瀾。由此，弘光帝得已、不得已的虛己、端拱，化作《萬里圓》中史、黃面對「執符節」內官所唱：「須要面奏君王話正長」（第4齣，頁1581），道理即此。不勝可悲的是，撥亂反正樞紐的天心不轉，再次漏失翻騰轉機。溫睿臨《南疆逸史》敘弘光遭害，援李清（1602-1683）《南渡錄》作案語，耐人尋味：

上燕居深宮，徘徊詫歎，謂諸臣無肯每為我用，於聲色罕近地也。然讀書少，章奏未能親裁，故內閣、外壬，相倚為奸，卒歸過於上。……惟一為士英所挾，太阿旁落，亂政亟行，以淪胥於亡。蓋帝仁厚有餘，剛明不足。⁷⁷

李氏廁身弘光朝，近身識察，載述相對可信。細加考索，「乾坤何等時」關口，君王正當「剛明沛足」，理應「赫然一怒」，剛毅果決、擲地鏗鏘的裁奪定案，斷絕奸臣要挾，展現上下齊心氣象。反觀弘光帝，或膠著詫歎於「無肯為我用」，或放任縱容於為奸、歸過，在在證明其障蔽於不辨何為「果材」、不思如何起用，滿朝「國之楨幹」⁷⁸，偏巧託用非人，又莫知如何導之以善，任其倒行逆施，實難辭其咎。史家溫睿臨所援案語，正類近《萬里圓》標示「天心」之鑑意，由此益顯曲家李玉「載史」之第一等襟抱。

（二）內在克己方面，未能修德

北京出版社，2000），卷4，頁666。

⁷⁷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1，頁198。與《南渡錄》稍有出入，參明·李清：《南渡錄》，卷6，頁415。

⁷⁸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序》，頁177。

布衣李玉，長居蘇州，雜處市俗。深深震撼於北方神京失守，對不可逆轉的歷史縱向，再三思索，故於尋親主題的《萬里圓》，載述真人實事，融鑄市井見聞見解，總括於「但願天心轉」，細加甄別，仍肇端帝之一德、一怒。

《萬里圓》中，弘光帝掀騰於眾口，刻意架空，形同虛設，是忠臣面聖不得的「君」、奸佞操弄的「今上」，絕無出場，毫無臺詞，坐實「君門萬里懸」（第3齣，頁1577），傳達作者對國是日下的裁貶，以及「意中有不得不可言之隱」的幽曲。九廟丘墟，君王身膺重任，「用人」的根源，在於「用己」：戮力「惟新厥德，終始惟一」之本職本務，持守「天心」，克己脩德，進而選賢舉材，實踐「赫然一怒早籌邊」等中興大業，此朝野企盼，民意所嚮。李玉心繫於此，《萬里圓》第3、第4齣，反覆七次「中興」，五次「恢復」，別見用心。

翻檢史冊，弘光帝實際作為，或與期待多所落差。較晚成書的《南疆逸史·安宗紀略·逸史氏曰》長篇歷述弘光朝群賢濟濟，眾庶雲蔚，一時想望中興；筆鋒自「無何」陡轉，傾瀉感歎：

貴陽（按：指馬士英）煽虐，盜賊秉鈞，外連強帥，內起狐群，斥逐貞賢，引用匪類，寵賂既彰，紀綱大壞。……乃空淮左以遏江防，使敵得蹈虛乘隙，長江飛渡，君臣輿觀。嗚呼悲夫！究其始終，以人為興衰。……有國家者，可不鑒哉。⁷⁹

直指天不祚延，肇始逐賢材、用匪類。「以人為興衰」句，乍似忿詈權奸、武將，實則痛斥君王：肩負裁奪定案的君王，在起與逐、用與棄之間，失之闇昧，未能克己用己，致用人不當，遂使煽虐者有機可乘。更晚成書的《明史·諸王傳》約略回顧，仍寓裁度：

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五月庚寅，稱監國。以兵部尚書史可法，……俱為大學士，士英仍督鳳陽軍務。壬寅自立於南京，偽號弘光。史可法督師江北。召士英入。……

由崧性闇弱，湛於酒色聲伎，委任士英及士英黨阮大鍼，擢至兵部尚書，巡

⁷⁹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1，頁198。

閱江防。二人日以鬻官爵、報私憾為事。⁸⁰

首有關鍵的召入「用人」之誤，繼未能克闇弱、戒耽溺的「用己」，貽害誤國。言簡意賅，深有指陳。二書痛切處，癥結在弘光帝天心不轉，「引用」、「委任」非人，追根究柢，指的正是其人未能克己自用，亦為《萬里圓》「只恐你我孤臣，不能濟事」的寫照（第3齣，頁1578），令人拊膺悵然。

啟人迴思的是，弘光帝莫非因「七不可立」全無是處？先看《小腆紀年》載清兵破城，弘光出奔、遭擒進城慘狀：

由崧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帕，衣藍布衣，油扇掩面；百姓夾路唾罵，投瓦礫。⁸¹

「君王」狼狽遭唾罵、擲礫，「百姓」失望與憤懣，真實呈現。難以想像的是，其即位前後，確曾一度孚人心、豫人情。暫不論即位過程角力複雜，單就人人仰望新主而言，崇禎殉國，新主未立，國情危懼，舉國惶惶，終循嫡臨君位祖訓，開啟弘光新朝。期間馬士英等一力推戴，工科給事中李清亦力持「豈可舍孫立侄」⁸²，草野士民聞立「不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⁸³，魏國公徐弘基勸以「早正大位，收拾人心」、諸臣上奏勸進。⁸⁴立場偏屬東林的御史祁彪佳（1602-1645），曾於個人日記載記弘光帝受供花、瞻仰、迎擁、伏謁、傳誦瑞徵等「人情權豫」推戴實情。⁸⁵就此觀來，弘光即位，仍具撫定人心作用。尤應注意的是，前此，弘光帝數遭亂出奔，飽經流離喪亂，洞識國難危急，登基時曾以「擇賢迎立」、「於義不可」推辭，並直陳中興想望：

⁸⁰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120，頁3651。

⁸¹ 清·徐鼎：《小腆紀年》（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卷10，頁466。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9，頁232。清·徐鼎：《小腆紀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2，頁25。

⁸² 有關議立弘光帝事，參明·談遷著：《國榷》，卷101，頁6077、6081。清·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1，頁5。清·陳鶴撰，清·陳克家補：〈福王始末〉，《明紀》（臺北：世界書局，1967），卷58，頁603。清·徐鼎：《小腆紀年》，卷5，頁202。清·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三垣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93。

⁸³ 明·李清：《南渡錄》，卷1，頁127-128。

⁸⁴ 明·談遷：《國榷》，卷101，頁6082。

⁸⁵ 明·祁彪佳：〈甲申歲〉，《甲乙日曆》（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頁26。

人生以忠孝為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君；父遭慘難、母無消息，是不能事親。富與貴，是人所欲；貧與賤，是人所惡。但於義不可。

對照祁氏日記多次載述「士民懽悅」、「人情天意」的勸進之詞，朝野確實對弘光帝厚寄「德澤及人、大將推戴，乃中興之機」期待。⁸⁶一時間，清望之官，投身效命，燃起命脈延續之希望，未必全然「失德」。⁸⁷再覈實弘光帝行跡，並非一無是處，「猶是中流之材」。⁸⁸初監國，勤謹政事，「屢勤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似有志圖治者」。⁸⁹當代學者錢海岳（1901-1968）《南明史》亦稱弘光帝絕非「武（宗）、熹（宗）昏駭之比」，故「初政有可觀者」。⁹⁰

深感無奈的是，其惕勵政事、孚眾人望，僅曇花一現。自朝臣陸續罷歸，馬氏當國，弘光帝「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⁹¹若秉「巨眼」分段細勘迎立、遭擄間的歷史原貌，許多重大決策轉折點，無法天心回轉的籌策在用人、用己方面。再回歸「天心」與一德、一怒來明察，所謂德，乃「外得於人，內得於己」⁹²；所謂怒，指「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之氣⁹³，並列視之，弘光帝正應由個人內在之克己脩德為基石，方得向外擴散至得人用人境界，進而激起整兵阻敵之怒氣，一旦形成同怒之氣，則人人自戰，並導引朝臣將對內的觸蠻之爭，轉向一致對外、同仇敵愾的「保社稷」行動。⁹⁴此中克己用人關鍵，又頗與「用言」攸關，是以聖聰雖不幸蒙蔽，若得孤臣奏章、面君等「血誠可以感格」的諍言諫言（第3齣，頁1576-1578），或可改寫一頁歷史。《萬里圓》或痛訴，或反詰，旁敲道盡天心不轉，終導

⁸⁶ 以上引自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3，頁50。明·祁彪佳：〈甲申歲〉，《甲乙日曆》，頁27-28。

⁸⁷ 明·張岱：《石匱書後集》，卷5，頁49、50。清·文秉：《甲乙事案》，卷上，頁432。楊雲萍：〈南明弘光時代的幾個問題〉，《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3），頁117。張玉興：〈南明弘光帝「失德」駁議〉，《文化學刊》3（2008.3），頁40-57。

⁸⁸ 以上引自清·彭而述：〈辯亡論·二·南都〉，《明史斷畧》，卷4，頁665。

⁸⁹ 清·李天根：《燭火錄》，卷3，頁219。

⁹⁰ 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1，頁55。

⁹¹ 清·李天根：《燭火錄》，卷3，頁218-219。

⁹² 漢·許慎：《說文解字注》，頁507。

⁹³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作戰〉，《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殺敵者，怒也」張預注，頁36-37。

⁹⁴ 錢海岳：《南明史》，卷1，頁55。

致「眾叛心離」、「禍不旋踵」。錯失扭轉乾坤之契機，喪失「猶堪恢復」之良機（第3齣，頁1576）。

《萬里圓》第3、第4兩齣並不詬詈馬氏掌權若何，亦未細數阮氏朋比如何，只消拈括其「權柄惟掌」的「屢疏寢閣」、「不容見駕」，漸次推進忠臣的上奏、面聖，同時逐步烘托弘光帝失於克己，以少總多的展現敗亂肇因：權臣固有「管教殺却佞臣頭」鉅罪，推本溯源，君王未得克己用己以成「眷求一德，俾作神主」之神主，未能識人用人以得「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之賢材，未臻「主善為師」、「協於克一」之領導統御，簡言之，不責求於君，如何可能？劇文「此去又慮奸臣阻撓，只怕轉日回天空浪言」諸語（第3齣，頁1578），隱然有所揭櫫。

《萬里圓》藉傳奇體裁優勢，反覆曲詞歌詠，賓白道唸，盡現對弘光帝的期待、企求，更有痛切的責求。讀劇至此，真有掩卷不忍之歎！《南疆逸史·序》同樣三歎：

南渡繼之，小人得志，借朋黨以肆毒，合奄豎以固寵，假盜賊以張威，而廟堂昏庸酣歌，弗恤忠貞黜落，貪黷橫肆，紀綱倒置，是非混淆，以致穴中自鬪，貽敵以漁人之利焉。……當其時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譽望、忠諒誠悃之儒；其捍禦邊圉、綢繆外侮者，亦多英達敏練、遺艱投大之材。……終於一木支傾、九泥塞潰。⁹⁵

品翫再三，回扣前述《南疆逸史·安宗紀略·逸史氏曰》引文，以及《南明史·安宗本紀·贊曰》「政事一出士英，不從中制」、「燕居深宮，輒頓足謂士英誤我，而太阿旁落，無可如何」諸語⁹⁶，再視當今學者「人謀不臧，是要負極大的責任」評述⁹⁷，直指弘光帝「誰使之然」的昏愚，觀點類連於《萬里圓》拈掇的興亡根本：「但願天心轉，赫然一怒早籌邊」，此不僅是作者李玉撰作第一等真詩的第一等襟抱之具體呈現，亦是對弘光帝再三失權失職以致「天心」不轉之諫言：弘光帝七不可立之說，

⁹⁵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序》，頁177。

⁹⁶ 錢海岳：《南明史》，卷1，頁55。

⁹⁷ 楊雲萍：《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頁155。李玫：《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21。

即本有之七項惡習，要言之，疏於脩德，昧於讀書，闇於識人，繼大統於國祚命懸之際，失於用何人、如何用的「用人」兩大端，自絕於一德、一怒的克己「用己」，導致畏惑、授柄於不賢、不材之權臣，端拱、虛己，坐看國朝覆滅。乾隆 59 年刊李玉《一笠庵四種曲》，揆八愚微言正解：

天下難化被者，鄉僻；而尤難化被者，鄉僻之愚氓，以彼書詩未讀，性靈未發，遽以三綱、五常為之教以化之，慮其扞格而不相入也。……道在以古來忠孝節義之為善惡報應之昭彰者，繪其形容，狀其笑語，以演示之，使之觀感而已，能感則發乎性，動乎情。……然則父勸其子，兄誡其弟，夫唱婦隨，至發既深，其風氣習俗有日遷善，而不可知矣。⁹⁸

其中「忠孝」，所忠在國在君，所孝在家在父，概有《萬里圓》「忠孝傳人」初衷。且是序標舉三綱、五常為教化之資，對照「父勸其子，兄誡其弟，夫唱婦隨」，前後勘察，竟隱晦「君臣」。縱然《萬里圓》全然不著君王，卻盡現君王之是非，沿波討源，當略去「君諭其臣」。序文隱諱處，即李玉斷腸處：君王「如何」諭示其臣？以「何」諭示其臣？倘若其德不脩、其身不正，如何「赫然一怒」的諭令朝臣「撇下中興不講」之誤（第 4 齣，頁 1518），《萬里圓》噫吁嚱哉的餘音，正是回扣「但願天心轉，赫然一怒早籌邊」的不絕之歎，引人低吟。

五、結論

史家萬斯同秉先世四忠三節一義為己任，欲「藉手纂史以報先朝」⁹⁹，為《明史》正謬補缺。同時痛憾清修《明史》於南明史「記載寥寥」，轉而提供史料、感召溫睿

⁹⁸ 清·揆八愚：〈序〉，清·李玉：《一笠庵四種曲》，《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12656&page=9>（2021 年 8 月 5 日上網）。另參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頁 87-88；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頁 183-184。

⁹⁹ 清·劉坊：〈萬季野先生行狀〉，收入《石園文集》，頁 64-65；清·楊無咎：〈萬季野先生墓誌銘〉，收入《石園文集》，頁 441。引文略有更動。

臨纂成體例仿若正史的《南疆逸史》：南明諸王入〈紀略〉，將史可法列為專傳，另合馬士英、阮大鍼入〈奸倖傳〉，分置列傳之首、末。於今觀之，萬、溫其人其書實具高遠深邃之史學史識。

再品讀溫氏《南疆逸史·序》「忠佞雜陳，賢奸各出」，慨憾萬端：

事變愈繁，情態畢露，可以下拜，可以按劍，可以裂眦，可以忤舞，可以慟哭流涕，缺唾壺而碎如意者矣。……俯仰今昔，迴環感慕，不知涕泗之何從。¹⁰⁰

史家載史之史筆，頗旁通於曲家《桃花扇》之劇筆，是以孔尚任〈凡例〉特提點必以「巨眼」觀待此實錄劇作，概有以也。

由明入清的李玉，同樣秉慧心慧眼，斟酌時局，籠罩當世，更早融合見聞與感悟，據孝子尋親故事為主線，撰成傳奇《萬里圓》，心口同調的以南明歷史為背景，其襟抱與識見，更顯超拔。劇末「宮商譜入非遊戲，為忠孝傳人而已；莫作花柳彰聞綺語題」，含蓄點醒，在載述鼎革時實人實事的傳忠、傳孝外，寓載史意圖。易言之，試將讀《南疆逸史》的「涕眼」、觀《桃花扇》的「巨眼」，游移凝視《萬里圓》，其秉史筆史心，以劇載史的先見「史眼」，畢現於落落胸懷，朗朗襟抱。

由微觀角度審視，李玉劇作素來爭披管弦，盛行舞臺，劇中時事，更禁得起戲劇市場與觀劇群眾之嚴格檢驗：《萬里圓》綴合轉化自同時同地的真人實事、錯綜參伍自當時傳誦的詩文作品、埋伏照應於當代重大歷史事件，劇作藝術之高超，無庸再論；且其克服時間、空間過於龐雜之困難，選取南明期間深具重要指標意義之戰事、衝突，分別鑲嵌於向堅尋親的主軸脈絡，以傳奇為載體，敷演成最新即時的時事新聞，展現南明歷史，所記實情實境，所敘戰事戰蹟，經過演員無數次的敷演當場，就是群眾無數次的反覆檢證，同時，潛移默化的傳遞南明興亡史實，凸顯忠孝，切指奸佞，並歸結於「但願天心轉」之歎惋。

再由閱觀角度賅覽，李玉憑藉第一等學識，妥貼取材、妥適裁量，融鑄深厚的「載史」意蘊成真詩、絕調、傳奇；其秉曲家身分，承載史家襟懷，故無畏文網，記黍離之悲、遺民之痛，以劇載史成就《萬里圓》，較諸上述萬、溫、孔諸人諸作，

¹⁰⁰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序》，頁177-178。

撰作時間更早，所憑恃之勇氣，所具備之識見，豁然至顯。《萬里圓》雖不若另一傳奇《清忠譜》列「中國十大古典悲劇」，卻仍堪與漢文、唐詩、宋詞「並傳不朽」¹⁰¹，殆無疑義。

再三翫讀第一等真詩《萬里圓》，作者轉化「正史中人」或「正史未載之人」為「劇中人」，多元、清晰之面目、聲情，躍然於吾人眼中心底，足堪忻慕。儘管作者生平零落，科舉落寞，面目未清，然第一等學識、第一等襟抱，翩然另以「二十分才、二十分識、二十分膽」的綽約丰韻，映疊滲雜於真詩之中，與「劇中人」同樣流芳百世，餘韻千年，令人「想見鬚眉」¹⁰²！就此觀之，其人其作已然於文學史上，大開另一高拔深邃之「載史」格局與胸境，殆無疑義。

¹⁰¹ 清·李玉著：《李玉戲曲集》，「附錄」，頁 1787。

¹⁰² 清·李玉著：《李玉戲曲集》，「附錄」，頁 1791-1792。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0。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漢·毛公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魯實先生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0。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晉·陳壽：《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7。

南朝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明·呂天成：《曲品》，收入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彙編·明代編》第3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

明·李清：《南渡錄》，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明·祁彪佳：《甲乙日曆》，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

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收入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彙編·明代編》第3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

明·夏允彝：《幸存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

明·夏完淳：《續幸存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

明·張岱：《石匱書後集》，臺北：鼎文書局，1991。

明·馮夢龍編：《中興實錄》，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明·談遷著，張宗祥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清·孔尚任著，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濟南：齊魯書社，2004。
- 清·文秉：《甲乙事案》，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
-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李天根：《燭火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
- 清·李玉：《一笠庵四種曲》，《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12656&page=9>（2021年8月5日上網）。
- * 清·李玉著，陳古虞、陳多、馬聖貴點校：《李玉戲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清·李清：《三垣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李漁：《閒情偶寄》，臺北：長安出版社，1990。
-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收入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清·徐鼎：《小腆紀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
- 清·徐鼎：《小腆紀年》，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
-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
- 清·陳鶴撰，清·陳克家補：《明紀》，臺北：世界書局，1967。
- 清·彭而述：《明史斷畧》，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2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馮桂芬纂，清·李銘皖、譚鈞培修：《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3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1985。
- 清·黃宗羲：《南雷學案》，臺北：明文書局，1985。
- 清·黃宗羲：《弘光實錄鈔》，收入《南明史料（八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9。

清·黃宗羲：《南雷詩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3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萬斯同：《石園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2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

清·錢澄之撰，諸偉奇等輯校：《所知錄》，合肥：黃山書社，2014。

清·應廷吉：《青燐屑》，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

二、近人論著

*毛劫：〈尋親戲曲中的真情苦境與家國同構——以南戲《尋親記》與《黃孝子》為中心〉，《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4（2017.7），頁37-48。

王成勉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紀念牟復禮教授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王延輝：《從李玉的戲曲創作看他的思想》，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王璦玲：〈記憶與敘事：清初劇作家之前朝意識與其易代感懷之戲劇轉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2004.3），頁39-103。

*王璦玲：《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2（2007.6），頁359-406。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6.6），頁1-48。

*李佳蓮：〈「剩水殘山」視域下的尋親實踐——論李玉《萬里圓》中的黍離之悲〉，《東海中文學報》31（2016.6），頁77-112。

李玫：《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沈惠如：〈試論明傳奇《千鍾祿》的離散書寫〉，《戲曲學報》7（2010.6），頁 159-184。

范紅娟：〈明清尋親戲曲情節模式初探〉，《求是學刊》38：3（2011.5），頁 107-112。

徐福明：《元明清戲曲探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康保成：《蘇州劇派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張玉興：〈南明弘光帝「失德」駁議〉，《文化學刊》3（2008.3），頁 40-57。

郭英德：〈多重空間的形構、并置與演繹——李玉《萬里圓》傳奇的「空間」解讀〉，《文學評論》4（2013.7），頁 143-152。

楊雲萍：《南明研究與台灣文化》，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93。

* 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

* 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

蘇寧：《李玉和《清忠譜》》，北京：中華書局，1980。

〔美〕司徒琳（Lynn Struve）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200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Kang Bao Cheng, *Su Zhou Ju Pai Yan Jiu* [The Study of Suzhou Theater]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1993).
- Lee Chia Lian, "Parents-Seeking Practi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hengshui Canshan": On the "Sorrow of State" Perished in Li Yu's *Wanliyuan*" in *Tu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31 (Jun. 2016), pp. 77-112.
- [Qing] Li Yu, *Li Yu Xi Qu Ji* [A Portfolio of Li Yu] coll. by Chen Gu Yu, Chen Duo & Ma Sheng Gu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Lu Miaow Fen, "Wandering in Search of Lost Parent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 Filial Practice in Ming-Qing China"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78.2 (Jun. 2007), pp. 359-406.
- Mao Jie, "Real Sentiments, Plight and Co-construction of Home-and-country in Dramas-- With the Theme of Story of Seeking Parents and Dutiful Son Huang" in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0.4 (Jul. 2017), pp. 37-48.
- Qian Hai Yue, *Nan Ming Shi*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 Wang Ay Ling, "Memory and Narrative: Early Qing Dramatists' Lament for the Late Ming and Sentiments of Dynastic Changeover"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4 (Mar. 2004), pp. 39-103.
- Wang Ay Ling, *Wan Ming Qing Chu Xi Qu Zhi Shen Mei Gou Si Yu Qi Yi Shu Cheng Xian* [The Aesthetics and Practice of Drama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005).
- Wu Jen Shu, "Drama in Jiangnan: It's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 of Social Mentaliti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31 (Jun. 1996), pp. 1-48.
- Yan Chang Ke & Zhou Chuan Jia, *Li Yu Ping Zhuan* [Commentary and Biography of Li Yu] (Beijing: China Theater Book Press, 1985).

